

“所有人的春运”仍然在路上



■王聃

流动的人最有资格回到故乡。一年一度的“大迁徙”又将开始,这就是 2015 年的春运。2 月 4 日,立春,为期 40 天的春运正式启动。初步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旅客发送量将达 28.07 亿人次。铁路部门预计,铁路春运将发送旅客 2.89 亿人,同比增加 2647 万人,增长 10.1%,日均达 723 万人。为了方便旅客出行,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去年 11 月底已完成全路春运列车运行图的编制,并从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将图定旅客列车预售期逐步延长至 60 天。

仿佛是一种惯例,民间以专属的方式表达“每一个人的春运”。比如,今年春运尚未开启,有关“千里骑行”的消息再度被媒体报道——2 月 3 日,大量的农民工已经开始在广东珠三角地区骑摩托车,返回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过年。如同往年一样,节后他们又将返回广东,来回跋涉近 1000 公里,风雨兼程,万般艰险。年复一年,“千里骑行”照例发生;年复一年,日暮乡关仍在路上。

或许不用再列举,因为有一种事实依旧确凿:社会在发展,可供选择的回家方式日益增多,春运本身的悲情色彩的确在减少,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回家依旧是需要体力并且很可能遭遇狼狼的一件事,“所有人的春运”仍然在路上。

这部分人群的代表,无疑就是学生和农民工。得益于史上最长的寒假,今年大学生放假稍早了些,进而不必与拥挤的人群争座回家。但是,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一

切可能并无异样——不熟悉网络,抢票困难,回家太远,费用太贵,那么,“千里骑行”就会成为一种选择。

亿万中国人艰难流动于冬天的大地之上,促使人们不得不深思这种难以消弭的必须承受之重。人们当然深知,中国式春运与城乡二元体制、户籍制度和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失衡有本质关联,但作为直接的运载主体,交通部门永远是春运的“第一责任人”。

原先的铁道部已换脸成为铁总,由部门到企业,这是改革的大手笔,但改革的成果,最终要由乘客的切实感受来评判。特别对于那些“只能”依靠铁路回家的人们来说,其改革和市场化运作,理当更多眷顾和聚焦他们。

我们会拥有更好的春运吗?这几乎是整个国家的重复发问。客观地看,作为转型中的人口大国,中国式春运在短期内,还无法达到社会期许中的治理状态,但眼前一些紧迫的问题需要正视和解决。如果说前些年的焦点还主要集中在“买票贵”与“买票渠道单一”上,时至今日,这种最原始的供需矛盾已经缓和,如何让所有人都能无障碍地买到票,不用太拥挤地回家,已成了当下铁道部门最急切的任务。换言之,兑现春运中个体的权利与尊严已刻不容缓。

在路上,在改革,在困境。所谓春运,出发是为了更好地抵达。最远之处乃故乡,比故乡更咫尺天涯的是时光。用比一年更长的时间来看春运,它是一种被隐喻的符号,更是观察改革的深沉视角。在路上,在人堆中,没有经历过中国式春运的人,永远难以感同身受那些寒冷中的忐忑和焦虑。对于春运,铁路无疑还是压力聚合之处,也是能否顺利回家的关键所在,不奢望管理者和归乡者置身同一趟列车,但希望改变真实地发生。因为所有的艰难与改革逻辑,一直都流动在大地上。



■文/大汗 图/春鸣

何洪是四川省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村民,1995 年在上海打工时带回一个安徽女人,组建家庭。此后,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现在这个家庭。至 2012 年 7 月当地政府给何洪妻子安环孕育前,两人已生养了 11 个孩子,被当地人称为“超生游击队”。更令当地人不解的是,何洪并未缴纳“超生罚款”,而且除了最后一个小孩给亲戚抱养外,其他孩子都上了户口。“存钱不如存

人”——何洪坚持这种想法近 20 年。

“养儿防老”在我国一直很有市场。在政府职能不太完善的农耕社会,有这样的概念不足为奇,毕竟,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对老年生活的赡养以及对身后事的各种恐惧难免会化为养儿的各种动力。可是,在现代社会,有这样一种思想,未免可悲。作为纳税人,辛劳一生而由政府提供一种体面的晚年生活应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却要将此寄托在儿女身上,可说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悲哀。

附加费不能变成乱收费



■江泽

前不久,朋友去外地出差,出门打车,最后被收取了燃油附加费,事后向我吐槽:北京打车的燃油附加费已经取消,没想到还有地方在收取这种费用。

实际上,在关系民生的水、电、汽油等价格中,“附加费”现象普遍存在。比如,水价里有公共事业费、排污费;电价里至少包括 5 种附加费;煤炭价格里有矿业权价款、水土保持费、土地使用费甚至“占道费”等 10 多种附加费。

在水、电、气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中收取附加费是计划经济产物。当时,我国,水、电、煤、油等公共产品由政府进行资源定价,长期价格偏低。为发展社会事业,政府不得不额外收取附加费,以此补充公共设施的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被引入到公共产品定价领域,水、电等公共产品的价格逐步趋于市场化。可是,各种名目的附加费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实中,随着水电费用的银行代缴代扣,公众对缴费明细很难知情,“附加费”究竟附加了啥,更是缺乏起码的公示与评估程序。附加费收取多少、怎么计算的,用到哪儿,又是谁在收,没几个人说得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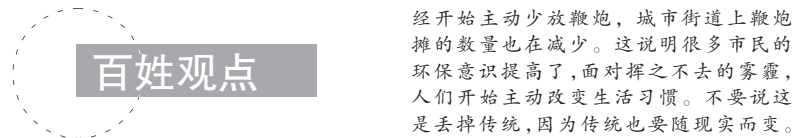
附加费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不仅如

此,数额巨大的附加费还挤压了价格市场化改革的空间。由于“附加费”收得随意,各种乱象随之“附加”,如违规加价、过期不取消等。而有些附加费的使用也是“暗箱操作”:比如,本该专款专用进入基金账户,最终却成为相关企业的营收和补贴,这事实上造成了相关企业服务意识低下,竞争意识不足,缺乏改善和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主动性。“附加费”吃得随意顺口,也不利于企业靠自身效能提高节约成本、提高生产力,从而完善资源性产品、公共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因而很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毋庸置疑,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附加费问题需要理顺,需要规范。一方面,对一切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要加强清理力度,剔除违规与超时收费。另一方面,对合理的收费项目,也要说明法律依据,严格收费程序。对“附加费”不知去向甚至挪用滥用的,更需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建立透明的监管体系。这样,“附加费”才不会成为一笔“糊涂账”,成为一个被地方或部门利益绑架的“筐”。长远来看,附加费还得通过费改税来进行规范,让形形色色的“费”变成“税”,走上公开透明的法制化轨道。

去年,财政部向社会具体公布了 200 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同时明确,对目录清单之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一律不得执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缴纳。可以说,解决附加费问题,政府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值得我们期待。

少放鞭炮不仅是为了环卫工



■孙好

一张呼吁少放鞭炮的图片在网络疯传,图片中的主人公是一对环卫工人夫妇,两人站在街头,手举一张心形卡片,上面写着“年青(轻)人,少放点鞭炮!让我老伴早回家过年!谢谢体谅!”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也参与其中。

这张照片让人动容,很温情,很环保。在网友转发并热议的同时,也有人质疑这是一次策划,因为不相信这对环卫工老夫妇会用这种形式发声。老人看起来的确有些刻板,不能排除摆拍的可能。而且,环卫工都有值班制度,即便放鞭炮的人少一些,他们也不能想回家就可以回家。这样的质疑声可以有,但也要明白,这件事的重点不在这里,而是在于提倡少放鞭炮,提倡绿色生活。即使将其视为一则公益广告,也有其积极意义。

少放鞭炮,绝不仅仅是为了环卫工。鞭炮本来就应该少放,近年来,很多人已

经开始主动少放鞭炮,城市街道上鞭炮摊的数量也在减少。这说明很多市民的环保意识提高了,面对挥之不去的雾霾,人们开始主动改变生活习惯。不要说这是丢掉传统,因为传统也要随现实而变。让天空蒙尘,让四邻受扰,这样的习俗早该改改。

有人说,不放鞭炮年味儿会淡,这其实是一种误会。年味根本上还是在于春节文化,鞭炮只是其中极小的一个符号。要想留住年味儿,还是要继承和发扬春节文化。比如儒家文化中“孝道”与“和”等,在春节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并没有随社会变迁而改变。而发掘这些文化,也有利于现代社会和谐发展。

说到底,过年终究是要人来过。只要过年的人做到父慈子孝、夫妻恩爱、兄弟和睦,这年就会过得顺心。只要过年的人能留住浓浓的人情味儿,这年味儿就不会寡淡。这样想想,鞭炮又能有多大分量呢?提倡绿色生活,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少放鞭炮,还涉及其他方方面面。比如,不要为了面子去那些高档酒店,少买那些过度包装的年货商品,少一点群发短信。还可以让生活多一点趣味,比如多一点文化性,不要单纯地吃吃喝喝、逛商场,也可以去一下电影院和美术馆,多一点精神上的追求。